

中国历代诗文鉴赏系列

唐宋八大家散文鉴赏辞典

【第六卷】 主编·吕晴飞

此卷輯真跡古畫
卷末附以是伊人

陽春之曲先贈清之
特以相示為題

數語之末七月印上旅人志



中國婦女出版社

2

34

中国历代诗文鉴赏系列

唐宋八大家散文鉴赏辞典

主编·吕晴飞
〔第六卷〕 欧阳修（下）



中国妇女出版社

目 录

第六卷 欧阳修散文鉴赏（下）

《苏氏文集》序	(227)
送杨置序	(234)
送曾巩秀才序	(238)
送田画秀才宁亲万州序	(243)
孙子后序	(247)
《梅圣俞诗集》序	(252)
《廖氏文集》序	(257)
送徐无党南归序	(262)
《江邻几文集》序	(267)
送陈经秀才序	(272)
送王圣纪赴扶风主簿序	(276)
书梅圣俞稿后	(281)
读李翱文	(288)
记旧本韩文后	(293)
题青州山斋	(298)
祭尹师鲁文	(301)
祭苏子美文	(305)
祭资政范公文	(308)
祭石曼卿文	(312)

准昭言事上书·····	(315)
答李诩书·····	(329)
答吴充秀才书·····	(336)
上杜中丞论举官书·····	(340)
上范司谏书·····	(345)
与高司谏书·····	(351)
与尹师鲁书·····	(357)
答祖择之书·····	(362)
与田元均论财计书·····	(366)
与乐秀才第一书·····	(369)
与黄校书论文章书·····	(373)
论包拯除三司使上书·····	(375)
论杜衍、范仲淹等罢政事状·····	(382)
论修河第三状·····	(387)
荐布衣苏洵状·····	(394)
谢致仕表·····	(397)
论澧州瑞木乞不宣示外廷札子·····	(400)
论乞止绝河北伐民桑柘札子·····	(404)
论大理寺断冤狱不当札子·····	(408)
乞减放逃户和籴札子·····	(412)
请耕禁地札子·····	(415)
卖油翁·····	(418)
六一诗话(选一)·····	(421)
《华阳颂》跋尾·····	(424)
隋《太平寺碑》跋尾·····	(429)
唐《田布碑》跋尾·····	(432)
明宗纪论·····	(435)

目 录

《伶官传》序	(439)
《宦者传》论	(443)
《一行传》序	(449)

【《苏氏文集》序】

欧阳修

予友苏子美之亡后四年，始得其平生文章遗稿于太子太傅杜公之家，而集录之以以为十卷。子美，杜氏婿也，遂以其集归之，而告于公曰：“斯文，金玉也。弃掷埋没，粪土不能销蚀。其见遗于一时，必有收而宝之于后世者。虽其埋没而未出，其精气光怪，已能常自发见，而物亦不能掩也。故方其接斥摧挫、流离穷厄之时，文章已自行于天下，虽其怨家仇人，及尝能出力而排之死者，至其文章，则不能少毁而掩蔽之也。凡人之情，忽近而贵远，子美屈于今世犹若此，其伸于后世宜如何也！公其可无恨矣。”

予尝考前世文章政理之盛衰，而择唐太宗致治几乎三王之盛，而文章不能学五代之余习。后百有余年，韩、李之徒出，然后元和之文始复于古。唐衰兵乱，又百余年而圣宋兴，天下一定，晏然无事。又几百年，而古文始盛于今。自古治时少而乱时多。幸时治矣，文章或不能纯粹，或迟久而不相及。

何其难之若是欤？岂非难得其人欤？苟一有其人，又幸而及出于治世，世其可不为之贵重而爱惜之欤？嗟吾子美，以一酒食之过，至废为民而流落以死；此其可以叹息流涕，而为当世仁人君子之职位宜与国家乐育贤材者惜也！

子美之齿少于予，而予学古文反在其后。天圣之间，予举进士于有司，见时学者务以言语声偶撻裂，号为“时文”，以相夸尚。而子美独与其兄才翁及穆参军伯长作为古歌诗杂文，时人颇共非笑之，而子美不顾也。其后天子患时文之弊，下诏书讽勉学者以近古。由是其风渐息，而学者稍趋于古焉。独子美为于举世不为之时，其始终自守，不牵世俗趋舍，可谓特立之士也。

子美官至大理评事、集贤校理而废，后为湖州长史以卒，享年四十有一。其状貌奇伟，望之昂然，而即之温温，久而愈可爱慕。其材虽高，而人亦不甚嫉忌，其击而去之者，意不在子美也。赖天子聪明仁圣，凡当时所指名而排斥，二三大臣而下，欲以子美为根而累之者，皆蒙保全，今并列于荣宠。虽与子美同时饮酒得罪之人，多一时之豪俊，亦被收采，进显于朝廷。而子美独不幸死矣，岂非其命也？悲夫！

庐陵欧阳修序。

这是欧阳修为其好友苏舜钦的文集所写的序。“序”是写在书籍或文章前面的文字。其初，“序”也有写在书或文章后面的，如《史记》中的《太史公自序》。后来就都放在书、文之前了。宋王应麟《辞学指南》中说：“序者，序典籍之所以作。”“序”中常常要写著书立说的缘起，该书的要旨、体例，介绍写作的经过，作者的传略，以及对某些问题的见解、感想等。起初，“序”一般都是作者自作，后来逐渐出现请人作序和为别人作序。“序”的体式不一，因人因事而异，有的偏重于记叙，有的偏重于议论，有的偏重于抒情。欧阳修所写的序，大多为记事、议理、抒情兼备的优美散文。

苏舜钦（1008—1048），字子美，原籍梓州铜山（今四川中江县）人，生于开封。宋代著名诗人、散文家。早年即与穆修等人一起提倡古文，反对当时文坛上以“西昆体”为代表的形式主义文风，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倡导者之一。曾任蒙城、长垣县令及大理评事、集贤校理等职。主张改革弊政，抗击外来侵略，支持范仲淹的“庆历新政”。遭到保守派的诬陷打击。在任集贤校理时，按旧例用进奏院卖故纸的公钱设宴娱宾客，被御史中丞王拱辰及其属下所弹劾，以“监守自盗”的罪名受到撤职除名的处分。寓居苏州，二年后任湖州长史，不久去世。

本文写于宋仁宗皇祐三年（1051），可分为四段：

第一段叙写《苏氏文集》编辑的情况，高度称颂苏文的价值。作者谈到，在其好友苏舜钦去世四年之后，才从太子太傅杜衍家得到他一生所写的文章遗稿。于是加以

整理，编辑成文集十卷。并将编好的文集送还杜家。杜衍是苏舜钦的岳父，官至宰相，致仕后进位太子太傅。《宋史》本传称他“好荐引贤士，而沮止侥幸”，与苏舜钦同属以范仲淹为首的改革派。苏舜钦的早逝，给他带来极大悲痛。为了安慰这位老人，欧阳修在归还文集时，对苏舜钦的文章作了高度评价。作者将苏文比作金玉，认为即使抛弃埋在粪土之中，也不会销磨腐蚀。尽管一时被抛弃，后世一定会被人们当作珍宝收藏起来。作者又用丰城剑气的典故来形容苏文的光辉。《晋书·张华传》载，张华见斗、牛二星间常有紫气，请教于精通天象的雷焕，雷说此为宝剑之精，上彻于天。后果在丰城地下，掘得龙泉、太阿宝剑一双。作者认为，苏文犹如龙泉、太阿宝剑一样，精气光怪已经常常表现发射出来，任何东西也掩盖不住。接着进行逻辑推理，从生前及身后两个方面对苏文加以充分肯定。苏舜钦生前遭受排挤摧残，颠沛流离，处于困境之中，他的文章早已自然风行于天下，即使他的怨家仇人，以及竭力要把他置于死地而后快的人，也不能加以损毁掩盖。按照一般人的情理，大都轻今而重古，苏舜钦生前身居下位，其文尚且如此被人喜爱，可以想见，其身后将会更加受人重视。作者在这一段由于采取了比喻、典故引用、逻辑推理等方法，不仅将苏文的价值充分表现出来，文笔也十分生动形象、富有说服力。

第二段论述文体改革的艰难，在于人才的难得，对苏舜钦被埋没深表痛惜。作者考察了前代文章与政治的兴衰变化，指出唐太宗李世民治理天下，几乎达到夏禹、商汤、周文武三代圣王那样的兴盛局面。可是其文章不能革

除宋、齐、梁、陈以及隋代以来浮靡文风的残余习气。后经一百多年，到了唐宪宗元和年间，韩愈、李翱等人出来倡导古文运动，古文传统才得以恢复。唐末五代，社会动乱，浮艳文风又盛行起来。又经过一百多年，大宋王朝建立，国家统一、社会安定，文坛上盛行的却是以“西昆体”为代表的形式主义文风。又经过几乎一百年，正是由于苏舜钦等人倡导诗文革新运动，古文才于今兴盛起来。欧阳修在这里揭示了一个重要社会现象，即文学与政治之间常常出现不相适应的情况。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学，归根到底是政治经济的反映，但文学自身有其独立的发展规律。政治的升平，经济的繁荣，并不一定马上带来文学的兴隆。作者指出文学与政治之间不相适应的情况，旨在说明文体改革的艰难。认为自古以来，治时少而乱时多，幸而出现治时，文章不是不能精粹，就是长久赶不上时代步伐。文体变革所以如此艰难，就在于振兴文风的人才难得。如果一旦产生这样的人才，且有幸出现于治世，社会上就应该重视他、爱惜他。接着作者指出，他的好友苏舜钦正是这样的人才，却因一顿酒食的小小过错遭受打击，以至削职为民，流落外地而死。这不仅使自己痛心流泪，也为那些担当要职应该为国家培育人才的仁人君子们感到痛惜。在这一段，作者将苏舜钦置于文体变革的历史长河中，旨在说明苏舜钦的遭受打击，不仅是他本人的不幸，而且是时代的不幸，国家的不幸。为其感到痛惜的不应只是他的好友，也应是一切有正义感的人士。这样表达，不仅突现了苏舜钦的形象，也使作者所表达的感情更加浓烈感人。

第三段论述苏舜钦在北宋诗文革新运动中的重大贡献，颂扬他不媚时俗的大无畏精神。作者首先指出，苏舜钦年龄比自己小，学习古文反在自己之前。欧阳修被公认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导者，苏舜钦倡导古文还在他的前面，这就表明苏舜钦是当时诗文革新运动的一位先驱者。接着对宋初文坛浮艳文风进行了揭示。作者回忆到，宋仁宗天圣年间，他在礼部参加进士考试，发现当时学做文章的人专门追求声律对偶，摘取割裂古人文句，称为“时文”，并以此互相夸耀。这里所谈到的文风，是由杨亿、刘筠等当时一些御用文人煽起来的，他们噪聚馆阁，更迭唱和，编辑《西昆酬唱集》。所写的文章，骈四俪六，雕章琢句，浮艳空泛，号称“昆体”，风靡文坛达数十年之久。针对“西昆体”的风行，苏舜钦与其兄苏舜元（字才翁）以及穆修（字伯长，参军是其官职）等人一起创作古体诗歌及杂文，即使遭受时人的非难和讥笑也在所不顾。后来宋仁宗赵祯也担忧“时文”的不良影响，曾几次颁布诏书，劝导勉励学者用心于古文。正是由于苏舜钦等人的倡导，加上最高统治者的劝勉，浮靡文风才逐渐消失，学者才逐渐趋向古文。这是对苏舜钦在诗文革新运动中的作为及其成就的充分肯定。最后指出，苏舜钦“为于举世不为之时”，并且始终坚持自己的主张，不被世俗所左右，可以称得起是一位具有独立见解的非凡之人。对苏舜钦在诗文革新中的开创作用及其不媚世俗的大无畏精神进行了高度颂扬。在这一段里，作者采用了正反烘衬的手法。以自身年龄比苏大，学习古文反在其后，从正面烘衬苏舜钦对诗文革新的开创作用；以时俗的非议讥

笑，从反面烘托苏舜钦的大无畏精神，从而更加突现了苏舜钦的形象。

第四段揭示苏舜钦遭受打击的真正原因，对其不幸遭遇深抱不平。作者首先对苏舜钦的生平加以概述。接着对其相貌为人作了介绍。苏舜钦相貌雄奇魁伟，乍看显得高傲，接近却又和蔼可亲。相处越久，越觉得可爱。这样的人，才能虽高，也不会被人嫉妒忌恨，但却遭受到诬陷打击，原因何在？“其击而去之者，意不在子美也。”事实确实如此。据《续通鉴长编》卷一百五十三载：“庆历四年十一月甲子，监进奏院右班殿直刘巽、大理评事集贤校理苏舜钦并除名勒停。……先是杜衍、范仲淹、富弼等同执政，多引用一时闻人，欲更张庶事。御史中丞王拱辰等不便其所为，而舜钦，仲淹所荐，其妻又衍女也。少年能文章议论，稍侵权贵。会进奏院祠神，舜钦循前例用鬻故纸公钱，召妓女开席会宾客。拱辰廉得之，讽其属鱼周询、刘元瑜等劾奏，因欲动摇衍。事下开封府治，于是舜钦及巽俱坐自盗……同时斥逐者，多知名士，世以为过薄，而拱辰等方自喜曰：‘吾一举纲尽矣’。”由此看来苏舜钦遭受打击，是当时官场改革派与保守派激烈斗争的表现，是“庆历新政”遭受失败的结果。可是后来，受苏舜钦事件株连而被指名排斥的人，从范仲淹、杜衍、富弼以下，都被保全下来，恢复了荣誉和信任。就是那些与苏舜钦同时饮酒获罪的人，大都是一时杰出人才，也被录用，在朝廷担任要职。只有苏舜钦身遭不幸而去世，确实令人悲伤。这里作者又采用了对比烘托的手法。首先以苏的品格为人，反衬其不幸遭遇，品格如此高尚，为人如此

和蔼可亲，却受到诬陷打击，不能不叫人为其抱不平。接着以范、杜、富等人与其对比，苏舜钦本来是范、杜、富等人的替“罪”者，这些人后来都恢复了荣誉，受到恩宠，只有苏舜钦抑郁而死，这就更令人为其不平。作者虽然将苏的不幸归之于命运，但其不平之情溢于言表。

在这篇序文中，欧阳修将其好友苏舜钦放在北宋王朝激烈的政治斗争及当时文坛所开展的诗文革新运动之中进行评述。对其文章作了高度评价，对其对诗文革新的贡献作了充分肯定，对其遭受打击、抑郁而死的不幸遭遇表示了深切同情。由于采用了比喻、对比、烘托等多种手法，不仅突现了苏舜钦的形象，作者所表达的观点也十分鲜明。文中还将叙事、议理、抒情有机地结合起来，叙事文笔省净，议理犀利酣畅，抒情真挚动人。读后不仅使人对苏舜钦的历史地位及其文章的价值有所认识，而且对北宋王朝的政治斗争、当时文坛所开展的诗文革新运动也有所了解，对作者悼念亡友的真挚感情也有所感受。

(王同魁)

【送杨置序】

欧阳修

予尝有幽忧之疾，退而闲居，不能治也。既而学琴于友人孙道滋，受宫声数引，

久而乐之，不知疾之在其体也。

夫琴之为技小矣。及其至也，大者为宫，细者为羽，操弦骤作，忽然变之：急者凄然以促，缓者舒然以和。如崩崖裂石，高山出泉，而风雨夜至也；如怨夫、寡妇之叹息，雌雄雍雍之相鸣也。其忧深思远，则舜与文王、孔子之遗音也；悲愁感愤，则伯奇孤子、屈原忠臣之所叹也。喜怒哀乐，动人必深，而纯古淡泊，与夫尧舜三代之言语、孔子之文章、《易》之忧患、《诗》之怨刺无以异。其能听之以耳，应之以手，取其和者，道其湮郁，写其幽思，则感人之际，亦有至者焉。

予友杨君，好学有文，累以进士举，不得志，反从荫调，为尉于剑浦。区区，在东南数千里以外，是其心固有不平者，且少又多疾，而南方少医药，风俗、饮食异宜。以多疾之体，有不平之心，居异宜之俗，其能郁郁以久乎？然欲平其心以养其疾，于琴亦将有得焉。故余作《琴说》以赠其行，且邀道滋酌酒进琴以为别。

这是一篇赠序，是欧阳修为他的朋友杨置送行而写的。按照常规，赠序文的内容往往是叙友谊、道别情、表祝愿、抒怀抱。但这篇赠序却写得别开生面，独具风格。全文只围绕一张“琴”，款款叙述，使人觉得委婉、含

蓄，情真意切。文章分三段。第一段，写学琴。“予尝有幽忧之疾，退而闲居，不能治也”。“幽忧之疾”，即今所说的忧郁症。“不能治”，言忧郁之深。那么如何治好呢？“即而学琴于友人孙道滋，受官商数引，久而乐之，不知其疾之在体也”。学琴竟然治好了，用药物不能治的“幽忧之疾”，这就巧妙地把“琴”和“疾”联系了起来。现代心理学家研究，音乐可以治病，特别是治忧郁症。可见欧阳公之言诚不虚也。欧阳修曾写《赠无为军李道士》诗云：“弹虽在指声在意，听不以耳而以心，心意既得形骸忘，不觉天地白日愁云阴”。琴声能使人达到忘我的境界，一切忧愁自然烟消云散了，“幽忧之疾”，自然乐而忘怀了。琴可治疾，故而临别赠琴、说琴，全文主旨，正在于斯。第二段，写琴声。作者首先写琴声和人思想感情的联系：“大者为宫，细者为羽，操弦骤作，忽然变之。急者凄然以促，缓者舒然以和。”琴声千变万化，使人“凄然”悲伤，又使人“舒然”欢畅。音乐是最擅长抒情的艺术，这在很早的《乐记》中，就已明白指出：“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所以“治世之音安以乐”，“亡国之音哀以思。”音乐同思想感情是相通的。接着，用了各种比喻，形象地描绘了琴声所表达的各种感情：“如崩崖裂石，高山出泉，而风雨夜到也”，这是写琴声的高亢、悠扬、凄厉；“如怨夫寡妇之叹息”，写琴声的幽伤、哀怨；“雌雄雍雍之相鸣”，写琴声的婉转、和谐。这样比喻琴声，作者似乎觉提还不够，又用更神奇的想象进行描绘：琴声所抒发的“忧深思远”的感情，好像“舜与文王、孔子之遗音”；琴声所抒发的“悲

愁感愤”的感情，好像“伯奇孤子、屈原忠臣之所叹”，所以“喜怒哀乐，动人必深”；琴声所抒发的“纯古淡泊”的感情，“与夫尧舜三代之言语、孔子之文章、《易》之忧患、《诗》之怨刺无以异”。一系列的形容描绘，写出了琴声的清高，典雅和深沉，这正是琴声和琵琶、洞箫、古筝等的不同之处。琴声的“忧思深远”、“悲愁感愤”、“纯古淡泊”，是作者此时和杨置感受最深的。这段末尾写出琴声的感人作用：“其能听之以耳，应之以手，取其和者，道其湮郁，写其幽思。则感人之际，亦有至者焉！”它可以消散忧闷，抒发幽思，使人进入无忧无虑的境界。第三段，写赠琴。同杨置临别何以要赠琴呢？这就先要介绍杨置的情况：“予友杨君，好学有文，累以进士举，不得志。”写其怀才不遇；“及从荫调，为尉于剑浦。区区，在东南数千里外，是其心固有不平者。”写其官职低微，任所途远，内心不平；“且少又多疾，而南方少医药，风俗饮食异宜”。写其多病、少药、不服饮食；“以多疾之体，有不平之心，居异宜之俗，其能郁郁以久乎？”作者实在放心不下，但却又无能为力，只有赠琴，“然欲平其心以养其疾，于琴将有得焉。故予作琴说以赠其行。且邀道滋酌酒，进琴以为别。”这末尾几句，不仅点出写此文的缘由，更主要阐明自己说琴、赠琴的原因。琴声医治了自己的“幽忧之疾”，但愿琴声伴随友人到数千里之外，以平和友人忧郁之心，治疗友人的多疾之体，这不也是一点安慰吗？《古文观止》评曰：“送友序，竟作一篇琴说。”也许还有另一层深意，伯牙和钟子期的故事是每个文人都熟悉的。《列子·汤问》记载：“伯牙善

鼓琴，钟子期善听。伯牙鼓琴志在登高山。钟子期曰：‘善哉！峨峨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钟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钟子期必得之。……”二人真可谓“知音”。此文说琴、赠琴，其实是醉翁之意不在琴，在于觅知音也。这一层深意，杨子肯定是心神领会的，读者也不可不察。

这篇文章的艺术特色也很突出。结构严密，首尾呼应。描写琴声，比喻新颖。含蓄委婉，感情真诚。用了大量的对偶句、排比句，读起来琅琅上口，悦耳动听。是一篇别开生面，独具风格的优美散文。

(李泽民)

【送曾巩秀才序】

238

欧阳修

广文曾生，来自南丰，入太学，与其诸生群进于有司。有司敛群才，操尺度，概以一法，考其不中者而弃之。虽有魁垒拔出之才，其一累黍不中尺度，则弃不敢取。幸而得良有司，不过反同众人叹嗟爱惜，若取舍非己事者。诤曰：有司有法，奈不中何！有司固不自任其责，而天下之人亦不以责有司，皆曰：其不中，法也。不幸有司尺度一